

愚谷文存

愚谷文存卷之五

海寧 吳 騫 槎客

跋李一徵所藏漢少室石闕畫象

古來祠墓碑刻之有畫象其制大抵起于東漢如山陽
麟鳳象李翕五瑞碑武梁祠石室畫象之類洪氏隸續
載之綦詳迄今僅有存焉者若趙邠卿壽藏圖雖見諸
范史而收藏家未聞有拓本豈因幽室未啟故人不得
而見之耶至于石闕畫象則存者益少蓋闕皆露立無
所憑蔽風雨之侵摧隳尤易并不及冢藏石室尚可以
延久是以雖若武綏宗費至十五萬錢爲兄立石闕而

今亦莫可攷矣少室神道石闕立于漢安帝時在今河南登封縣其上截篆銘雖不無漫滅而下方畫象尚多完好顧昔人皆未著于錄 國朝登封葉井叔作嵩陽石刻記始載之而邵陽褚千峰并摹爲縮本入金石經眼錄中于是人皆知少室石闕之有畫象矣第此闕下臨深湍椎拓頗不易至若畫象則非飛梯架閣竭人力之艱難不能得一紙故流傳尤少梅里李君一徵雅嗜古有洪褚之癖偶得畫象舊拓本裝褫成卷屬余跋其尾余詳玩楮墨精好而石無纖毫剝損誠近日漢刻中之最佳者惜第有畫象而闕其銘適周大令苞兮有二

銘而無畫象余因手摹畫象與大令易一銘以贈一徵
俾兩家所闕者各爲全本非敢自謂有功斯卷設他日
神遊嵩少正欲與塗山之妹結一重翰墨緣耳書此聊
發一哂

漢五鳳三年軼文跋

海鹽于春秋時爲越境然有吳禦越城是又屬吳地亦
曰馬嘯城並詳吳越春秋越絕書又有所謂觀鄉武原
者其名尤古漢吳王濞置司鹽校尉居此城煮海擅鹽
利今故址雖不可考然海濱往往有城郭遺埴及金石
器用等物出于沙土中昨歲友人李君一徵于石塘東

沙渾得古軼一度以漢慮虎銅尺長六寸廣三寸五分厚一寸八分兩面皆無字側一面有五鳳三年四字八分書徑一寸二分字法簡古醇朴非東漢書家所能彷彿也軼色堅瑩黃潤如蜜蠟昔金明昌中刺史高德裔于魯靈光殿太子釣魚池側獲古軼一有八分書三行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蓋魯恭王孫孝王時物也說者謂漢世藩侯奉朝廷正朔外仍各自紀年之例此軼僅有漢年號而無封國歲月按吳王濞以孝景時謀反身死國除迨宣帝五鳳三年已歷九十餘歲斯土之無主也久矣或疑吳孫皓亦有五鳳紀年然吳

五鳳止二年未嘗有三年且書法與五鳳二年字絕相
類必非三國時人所能到此又不足深辨爾五鳳二年
軼爲後人摹勒于石而銜孔子廟東壁其原軼已不可
復見此軼之成僅後一載而又出于奔濤駭浪之餘使
人復覩西京陶旌之式若有神物護持之者李君寶此
雖千金弗易可也乾隆丙午閏中元日周松霽云五鳳
二年刻石竹垞
誤作軼

漢史晨後碑跋

史晨碑于漢隸中寂有名而佳者絕難得此後碑雖不
能初榻然視近日帖估所賣爲俗工脩鑿之本癡肥頑

鈍全失其神者相去遠矣碑後題字真書四行云大周
天授二年二月廿三日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
郭□玄奉勅於東垂作功德便謁孔夫子之廟題記之
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宣德郎兗州都督府倉曹叅
軍事李叔度按唐書武后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
題名當卽其時中如天之爲元年之爲羣月之爲⑤日
之爲⑥皆用武后所製字而以穠爲穠則武氏所改也
見丁度集韻金臺觀主當是羽流如後世所謂金門羽
客之類與

國山碑考後敘

孫吳後主皓時石刻之存者凡二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封禪國山碑天發碑在建業嚴山屬吳故都好事者椎拓無虛日未幾石碎爲三故有三段之目厥後徙置不一今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康熙中祥符周雪客始合三段爲一而屬讀之并作天發神讖碑文攷傳於世封禪碑在吳興陽羨縣國山實今常州府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地旣荒僻人跡罕至拓者亦甚少故巋然屹立山椒迄今猶未斷泐其文雖不無磨滅較天發尚多可辨識予往來荆南道中恆登山巔披荆榛剜落蘚親以璽椎從事者無慮數四而心乎愛矣卒未能舍也夫封

禪勒碑表諸祥瑞述已功德昭之侈妄於斯已極然承
祚特書其事於國志則方諸天發碑不綦重與天發碑
不著書人或云皇象考象在孫權時居八絕之一未必
昭世猶存昔人已辨之郭允伯至詆爲牛腹書亦未免
過甚國山碑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
建之名見於輿地碑記及書史會要等故與休明並推
觀其筆勢醇古雋逸綽有先秦二京之遺風惜乎埋沒
山陲千數百年罕有表著之者間因暇日蒐討羣籍辨
其訛誤爲國山碑考一卷餘姚盧弓父學士見而欣然
爲序其首簡大興翁正三詹事亦爲之訂正且題詩其

後謬許必傳復以釋文倩四明范鳳頡孝廉武原張芑堂明經假天一閣所藏舊拓國山碑細校蓋豐道生故物也於是向所蓄疑之字多賴之以釋遂授諸削氏就正通方非敢效敝帚之享亦以見諸君匡贊之功爲不容泯云

隋姚辯墓誌別碑跋

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志銘虞世基撰文歐陽詢書見于金石錄諸書其全文則載在都穆金薤琳琅世不聞有第二碑顧余嘗收得一舊拓本第有誌而無銘凡七百餘字其撰書人名悉與原碑合所述事跡間多互

異又載周武親巡軍府賜辯詩曰寢想名園久深開錦
澤傍煙霞常掩映松竹互青蒼峰頂標珠閣波心倚石
梁三冬凝暖氣六月生微涼此直是園亭遊賞之作豈
巡視軍府而率厲戎旃之詩乎原碑稱辯之卒在大業
七年三月薨于京兆郡而此碑以爲大業十三年薨于
軍幕此又其夙然不同者何耶其他不及備錄細觀楷
墨椎拓類非近手所能意元明好事者或摹集歐蹟竄
改原碑雜之翻刻中以詭世未可知姑識于此以俟續
考

唐元氏令龐公清德頌跋

唐代能八分者稱韓擇木史惟則李潮蔡有鄰爲尤韓
史書傳世者多李僅有有鄰特爲難得在歐公時已云
爾矣此元氏令龐公清德頌邵混之撰文蔡有鄰書成
于開元二十四年筆法遒秀勁逸有其先中郎郭有道
碑遺意非餓隸書比也惜石久漫漶又爲俗工裝褫割
裂顛倒至不能句讀爲可恨耳寶泉述書賦注謂有鄰
八分本拙弱迨天寶間遂至精妙然則是碑尚非其絕
構耶攷有鄰他書若盧舍那珉象碑尉遲迴碑定進巖
碑輦臺賦等皆作于開元年中惟崔龜潭詩及石經藏
贊乃天寶中書豈前此諸碑皆可稱拙弱耶且少陵李

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
分則臬之說恐未爲定評也吾友陳君仲魚心賞此帖
因卽以歸焉并題數語於後以質之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右唐濮陽卞氏墓誌銘首行題大唐故濮陽卞氏墓誌
銘并序誌稱卞氏濮陽人曾祖諱祐祖諱冲考諱進卞
年十八歸彭城劉氏以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癸
卯朔卒于幽州薊縣薊北坊以其年十三日脫其權窆
于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平之原其不稱誌銘而曰誌
銘是蓋變例類篇云銘卽銘也可以補金石例之未備

若夫以冊爲藉以孩爲姪以羞爲羞以哭爲哭以窆爲
之皆屬變體然筆法蒼雅古質頗有雲麾夢英之遺銘
詞亦工惜撰書姓氏舉無可考往周松靄大令嘗得唐
汝南周府君文遂墓誌輒乃中平二年較此後五十年
書法頗相類爰合裝爲一冊曝書亭集謂卞氏墓誌康
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冢
中有瓦鱸一瓦罍一墓石二方一尺二寸周文遂墓誌
乃海寧教場掘地得之冢中亦多盜器惟誌刻輒石之
不同耳

宋海鹽郭氏墓碣跋

嘉慶戊午海鹽浚城河于魯公祠下石岸中得古碑一

高三尺有三寸額題宋故孺人郭氏墓

泐一字

蓋墓碣也

下截文多漫漶吾友張芑堂徵士爲之洗剔并鐫刻邑

令任君澤和跋于下方間以拓本見遺予得寓目按任

令跋就其可辨者釋之曰孺人郭氏嘉興海鹽人曾祖

頡朝請大夫祖元亮秉

泐一字

郎父

泐一字

隱德

泐二字

孺人

年十有九而嫁家世儒學

泐四字

方幼而

泐九字

不及養合

額七字凡四十九字予復于第四行釋一祭字通計可

識者五十字楷法端整惜撰書人姓氏及歲月舉無可

考跋又曰嘉興宋初爲秀州軍事政和中稱嘉禾郡軍

事慶元改嘉興府則此碑當在慶元後矣予按郭氏曾祖頡祖元亮皆未著于前志又按宋史職官志及文獻通考朝請大夫爲文散官從五品宋官制有寄祿有借職有差遣碑不帶他職豈未仕與又秉下所泐者當是義字秉義郎繫武散官從八品在從義郎之次政和未改官制以前爲西頭供奉官也芑堂雅擅黃鶴之術并餒諸友題名于漫處而予姓氏亦廁其列爰再跋之如右時己未孟夏也

書宋拓右軍六十帖後

右右軍六十帖本楊晚研中允松喬堂故物有其手跋

帖凡三卷第一卷自適得書至疾不退凡二十帖二卷自七兒至建安凡二十一帖三卷自一起至二謝凡十八帖總五十九帖淳化閣中收右軍書百餘此五十九帖並在第六卷中前後敘次亦同謂之六十蓋舉成數而言晚研謂逸其第四卷不知原止三卷無四卷也良繇自來攷碑帖者此帖之名多未見著錄故無從證其卷數耳宋人刻帖往往從淳化翻摹如潭絳臨江二王淳熙祕閣等指不勝屈蓋以淳化諸迹得于江左皆南唐名手所摹故爲可貴思陵尤精意翰墨紹興中又出內府所藏閣帖刻板置國學用打金箔置紙拓之世稱

國學本此帖每卷末八分書紹興二年春日摹勒上石
無奉聖旨字恐是當時臣下所刻本然神采煥發于用
筆轉折頓挫輕重疾徐不爽絲髮拓亦置紙堅韌滑膩
與金粟藏經箋無異而墨光黝黑弈弈鑑人眉睫真宋
拓中之神品也晚研以書名海內自謂得此而學益進
斯言豈欺我哉

蘇尹倫新得右軍六十帖跋

予舊得右軍六十帖爲楊晚研中允故物其手跋云得
于京師報國寺集楮墨精良神采煥耀極爲錢曉徵陳
映千趙祿生陳靖侯諸公所賞各有題識以爲宋拓之

佳者頃蘇尹倫孝廉計偕入都復得一本歸以予本較之似亦宋時所刻第鋟手紙墨皆不及予本六十之名罕見于諸家帖目惟

御製淳化軒閣帖攷曾及之蓋 祕府所有也宋人最重淳化帖謂之祖本至思陵尤喜二王書故南渡後公私摹刻不知凡幾而工拙亦有不同暇日更以二本細較則予藏本從閣帖摹勒此本則參用大觀及十七帖者何以知之按顧從義閣帖釋文攷異云譙周帖出今下大觀及十七帖有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十字凡淳化本俱闕今此本有之而予本所無故知二本所出

之不同也至此本前後裝池多錯亂宜重整始可讀臨末又有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及耳吾至無賴行剋凡二行乃右軍蒸淫帖中語見閣帖第八卷不在六十帖中而此亦誤羈入予本所無並當撤去者也

書金都統郎君行記雙鉤本後

金皇帝弟都統經畧郎君行記以國書刻于唐乾陵無字碑上時天會十二年也趙子函云郎君無姓名當爲太宗之弟金史世祖十一子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尚有八人未知誰是關中金石記以爲郎君乃撻懶據宗室表撻懶穆宗子于太宗爲從昆弟撻懶脩復唐高宗

乾陵事史未之載幸存此碑使後世猶有可攷厥後雖以謀叛伏誅然是舉也視元之楊璉真伽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函石墨鐫華中摹刻其文多舛錯繆鑿殊不成字由不明金國書故也近吾友鮑君以文重刻石墨鐫華亦未能正趙氏之誤余嘗從周芑兮大令借得金鐫碑雙鉤本亟寄鮑君勸其重加是正庶幾與書史會要所刻諸國書並垂信于後惜鮑君亦未果也

元和顧氏重刊宋本列女傳書後

元和顧抱沖氏性好藏書家多宋元以來善本予以乙卯春訪之過其小讀書堆寤言片晷不及遍覽祕籍而

別丙辰再過會其方燕客武邱不晤今年夏復至吳趨
則抱沖已染瘵物故疾亟時以新刊宋本劉向列女傳
屬其從弟千里致予千里亦博綜嗜古撰攷證一卷附
刊卷末予攬涕而讀之洵列女傳之善本已顧尚不能
無疑者攷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古列女傳八篇篇卽今之卷
其七篇篇十五傳摠一百五傳末一篇爲頌義今本列
女傳前七卷第一卷母儀部止十四傳餘六卷皆十五
傳通計之止一百四傳似母儀部尚少一傳案藝文類
聚引列女傳黃帝妃曰嫫母于四妃之班居下云云與
太平御覽同今本皆斷自有虞二妃始而無嫫母傳殊

不得其解以予度之劉氏原書蓋實有嫫母傳冠其首此正中壘證其君以貴德不貴色之意不知何時爲人妄削至今傳本竟闕一傳然其文猶往往見于他書如呂氏春秋羅泌路史等尚有可攷若攷證謂闕者乃魯師氏母傳據齊風正義引其戒女之詞竊疑此亦列女傳之軼文或卽魯之母師之譌蓋此書多經後人刪節竄亂非復劉氏之舊卽如湯妃有藝藝文類聚有德高而明及伊尹爲之媵臣句與後漢崔琦傳注及太平御覽所引竝同御覽又云妃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蚤卒丙壬嗣登大位今本亦多闕略此本行款圖象均

極古雅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名合惟周室三母傳較明人刊本少四百餘字千里以爲多者乃後人所增想當爾爾獨惜抱冲已往圖象未刊使人弗獲睹宋本之全則不無爲之惋悵云嘉慶丁巳秋日識

錢氏大昕日記鈔得

吳查客札寄列女傳跋一篇據藝文類聚御覽諸書謂當有嫫母傳

小草齋舊鈔陳古靈先生集跋

嘉慶癸亥春予游陽羨將返陳君景辰相與連舫至金昌與仲魚脩士相見禮予爲之介蓋以予昔有兩陳髯行之作也二君皆美鬚髯而力學嗜古亦大畧相伯仲仲魚一見便相傾契旣知景辰爲宋賢古靈先生之裔

行笈適攜先生全集一部卽以遺景辰用申縞紵之投焉古靈先生集予書庫有二部一宋槧本楮墨極精好且多使遼語錄一篇其一舊鈔與世行本相同仲魚此本乃謝在杭小草齋精鈔又經周櫟園龔衡圃諸前輩收藏印章纍纍王漁洋亦曾過眼見居易錄尤可珍愛初亡友錢廣伯處士收得二冊深惜其不全閱數載仲魚復得一冊合之宛然正其所闕者竟成全璧若有神物陰爲之呵護者二君屬予紀其事卒卒未果也攷古靈本福建侯官人以嘗守毘陵歿葬宜興永定鄉蔣山之原見孫覺所撰墓誌迄今善權有祠堂子孫世守且

七百餘載其流風餘澤久而未泯景辰讀書脩行則古
俾先將守此書若寶玉大弓久而弗替固無俟予言顧
廣伯昔日諉誣之意諾責未償今得藉手景辰以報良
友則爲跋者誠莫如予宜矣是歲冬十月二日志于拜
經樓下

重刊宋湯文清公注陶詩跋

南宋鄱陽湯文清公註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
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
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
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尠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

游吳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予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眎楮
墨精好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先生晚年嘗以藏書
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
世本夔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
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
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
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註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
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
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
眞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於隍其命亂

也王深寧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

重刊宋本謝宣城集跋

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謝宣城集原本十卷宋樓照知宜
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文字
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以爲
雖無傳可也故今宣城集止五卷明時有數刻予所見
嘉靖丁酉任邱黎晨刊本其間紕繆舛錯殊多又正德
辛未康海序劉紹刊本以爲世本隨王鼓吹曲與樂府
多差謬不知其所謂勘正本差謬正復不少如鼓吹曲
中第一首芳樹乃誤以再賦者次於前他人詩或在再

和中者亦誤次於前并以王融之巫山高爲宣城詩而第五卷中同咏樂器坐上器物諸篇溷亂錯謬尤不勝更僕數至明人集錄漢魏六朝諸集固無論也去秋偶從盧紹弓學士借得舊藏宋本視明刻迥異因卽授剞劂刊入愚谷叢書惜梓垂成而學士已歸道山不及更相與訂其亥豕矣昔人評三謝詩元暉差薄近有唐風顧予讀宣城集尤不能無槩于中者昔鄭雍糾妻祭仲女厲公與謀殺仲爲婦所泄而死讀春秋者猶憐之眧之告王敬則要亦迫于事之所不得已然敬則之敗甫踰年而眧亦誅死豈非天哉夫士生衰世不幸又遇懿

戚之變故宜高舉遠引以避其禍眚既昧乎明哲保身之誠徒貽刑于寡妻之譏顧其詩有曰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何竟不能自踐其言邪因取本傳冠諸集端而爲之跋

補桑宋本謝宣城集跋書後

予以嘉慶丙辰重梓宣城集用盧學士依宋校本明年夏過吳趨顧千里茂才爲言黃薨圃孝廉有兩宋本宣城集俱佳薨圃因卽錄其序跋目錄見遺予喜過望細讀之蓋卽陳直齋所云東陽樓炤原本而鄱陽洪伋嘉定庚辰重刻者也宋本全書體格較此稍異每葉二十

行行十八字目次行款亦多不同亟取序跋補刊入集并書顛末以著良友之惠云

重刻羅昭諫讒書跋

歲丙寅秋黃蕘圃主事以讒書五卷全本屬仲魚孝廉見寄予喜踰意外亟手爲校錄刊入愚谷叢書中考直齋書錄解題但載羅江東甲乙集後集湘南集而云隱又有淮海寓言讒書求之未獲隨齋批注讒書刻于新城縣然近世部錄中流傳本絕少往歲松陵楊慧樓進士鈔得殘帙四卷聞吳中藏書家尚有足本屬予從蕘圃訪搆而蕘圃實無是書求之累年一旦果得其全亟

以詒子蕘圃跋云此本乃吳枚庵從王西莊光祿傳鈔者按枚庵名翌鳳本休寧商山人與予同宗徙家于吳遂占籍爲長洲諸生家素貧博學而嗜古吳故多藏書家聞有善本輒宛轉構借往往手自校錄字必精楷與予交尤莫逆得佳帙必互相傳鈔猶憶乾隆丁未暮春與枚庵相約同訪慧樓于松陵茗話之頃適西莊光祿亦至相與流連款洽極文酒之樂夜漏數十刻始各散去度爾時二君皆已有此書而彼此無談及之者無何枚庵卽挈家入楚而光祿亦謝世二家書籍均多放失不意時越二十餘載復有蕘圃仲魚二君展轉作合于

星離雲散之餘何其奇也豈江東生故爲此變幻以自
斲其讒乎抑書之離合顯晦固自有時乎殺青既竟爰
備述顛末用復慧樓且告後之讀讒書者嘉慶丁卯上
巳書

元海鹽縣尹顧令君陳山龍君行祠記墨迹題跋
書後

許雲村給諫所簞顧令君頌乃公手書于金粟箋此卷
舊爲夾山董氏所藏世罕有過而問之者客歲予從茗
估收得書法極端楷間攜至海鹽張君芑堂見之以爲
先賢循績名宿典型具在是未幾芑堂遊通玄復得見

斯卷亟錄其文畀予予觀諸公題跋歌咏蓋皆爲令君
禱雨陳山龍君行祠而作其中如徐東濱陳句谿鍾西
皋王綺川沂陽徐豐厓董兩湖趙鳳岡諸公竝與雲村
後先輩行殆亦同時所成與抑與雲村各不相謀故令
君之頌獨不附入此卷與攷令君陳山龍君行祠記今
石刻在海鹽福業院殿廡據碩甫董先生之跋則自元
至元癸未迄明嘉靖辛亥歷二百七十餘年墨迹尚爲
顧氏後裔所藏由嘉靖辛亥至于今又二百三十餘年
不審存亡若何幸而復覩是卷悉其涯略并溯其前若
宋令李公直養爲顯濟廟碑始末蓋二公之精誠感格

後先一轍足使數百年後人讀之猶肅然而起敬也宋時鹽官有張公道望爲秀州司戶值大旱兩府致禱無一應將有事海鹽陳山龍祠衆曰張司戶忠厚誠懇使禱宜有感動如其言回車至半道果大雨村人皆羅拜雨中後境有水旱使張祈之往往輒驗時號感應司戶此與李願二公正足相匹惜碑志闕略屢見施彥執先生北窗炙輠錄附誌于此以俟好古如芑堂者願令君名泳汴人至元中尹海鹽沒葬尚胥里子孫因家焉至今其地猶多顧姓皆公之苗裔也

跋姚穀庵贈龔生敘

石明姚穀庵侍御贈龔生序往予遊海鹽旣獲楊忠愍
獄中與鄭端簡手書冊子復得是卷書法極蒼渾沈挫
而壹出自然蓋其晚年筆也按姚氏世刻有侍御親情
敘別卷乃爲母黨許氏而作敘致甚詳昔之評者謂其
厚於母黨故然今觀是卷則知侍御于其祖母之黨殷
勤撫卹尤爲篤摯皆人所難能顧此跡反未有言及之
者何耶今春偶攜過桐鄉金鄂巖比部桐華館與方君
懶儒同觀鄂巖謂往者嘗有客持來欲售未果常往來
於心今忽覩此恍焉若遇故人懶儒故善畫因龔生有
怡鞠之號遂援筆作墨鞠於後以誌一時遇合之佳話

云

愚谷文存卷之五

愚谷文存卷之六

海寧 吳 騫 槎客

書明顧文康誥軸後

顧文康公當世宗朝相業雖無甚足稱然建議均江南
賦役築崑山縣城卒免倭寇之難至今人猶尸祝之此
誥乃世宗立莊敬太子時覃恩所錫不知何時流落吾
寧仲魚爲予從裝潢匠構得之昔人以金花誥身僅博
一醉視此可同慨矣按公父恂字誠甫生平與歸熙甫
友善見震川先生集中制所云畿輔善良江湖隱逸孝
友惠慈敦尚詩禮云云蓋非虛美也又按文康適母吳

愚谷文存卷六

藏書

民生母楊氏據誥詞時吳尚存而楊已前卒乃王文恪公震澤集有楊安人墓誌謂錫命之日楊以已獨被其榮而傷吳之弗及見何耶可見誌墓之文猶有不足盡信而此軸留遺尤可爲顧氏之實錄矣

明楊忠愍獄中與鄭端簡手書跋

予以壬寅十月得忠愍公此蹟卽命工裝爲上下二冊并丐諸名人題跋珍弄迄今甲寅葢歲星一周矣恒恐有所失墜使忠賢寶墨不傳於世今年三月三日偶至武原同人修禊於城南張鷟舫之涉園時鄭子羹和在坐因卽舉此奉歸以畢予素志羹和爲滎陽後起之俊

志學好修行當有以光復舊業益昌端簡平泉之緒幸
永保斯蹟傳之奕世爲君家寶玉大弓毋使有力者負
之而趨是予所厚望卽忠愍端簡二公之靈實式憑焉
乾隆壬寅歲孟冬二十一日爲家君五十懸弧之辰
偶避壽泰山得此蹟攜歸甚喜亟爲裝整間以眎
當代諸名儒耆宿多爲之題跋什襲愛護初不敢以
尋常書品蓄之暇則出而展讀或取忠愍集暨史傳
諸書參伍考證平日教子兄弟學當爲端人爲確士
如公之忠節雖寸楮隻字使人寶貴如是又嘗謂斯
蹟故鄭氏世守一旦歸余家萬一有所遺失思得鄭

氏之賢而歸之此志蓋非朝夕矣今託諸龔和茂才洵爲得其人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忠愍公忠貞義烈昭揭日月而端簡公於友誼亦貫注金石計自公作書至今凡二百四十有二載其在予家者十二年璧返邯鄲珠還合浦使端簡有知得無又喜正人之無恙乎歲在闕逢攝提格修禊後一日後學吳壽照謹識

董文敏書王母趙孺人墓誌銘跋

昔仲尼之稱敬姜也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予旣從蔣君秀三獲見

王昭平先生像及遺墨二卷逾年蔣君復出董華亭所
纂王母趙孺人墓誌銘見脉蓋孺人卽昭平先生母也
讀其志而後知先生凜凜大節與子均韶訖刲股療王
母疾一門忠孝胚胎浸淫非其平日濡染受之有素至
於臨倉卒而能之乎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
也惟志中敘昭平先生之配曰先娶趙再娶林皆先孺
人卒而吾邑陳侍御勲之傳昭平先生曰元配趙宜人
生一子一女繼配沈宜人亦生一子一女頗與誌異嘗
觀先生臨終囑子均以生存養母之語似爾時後夫人
尚存又有內姪孫林璐一跋而陳傳無林氏配恒以爲

疑今按之此誌始知先生生平實三娶趙後沈前蓋尚有林文敏爲此誌時沈宜人則猶未娶也獨怪侍御乃先生外孫作傳竟遺先生之繼室且孝廉所爲割股者乃王母而非母均不無疎舛爰綴數語於後質於蔣君并答其汲汲欲求表彰先賢之意他日重訪先生墓於丁家山摩挲遺碣以證予言當更相與一快云

書蔣秀三所藏王昭平先生遺囑後

余交蔣君有年矣癸丑秋出此見眎肅襟展對先生小像已凜乎若有生氣旣讀其遺囑淋漓慨惻墨瀋如新蓋先生英聲毅烈固千百年同一日也明年復從君得

見董文敏所撰先生母趙孺人墓誌益歎斷蔥截髮與
義方之訓相爲表裏苟非受之有素一旦臨倉卒而能
之乎卷中題跋自 國初諸老以至于今不下數十人
以吾邑陳侍御勲之傳爲尤詳惜其於先生繼室林猶
不無遺漏詳余所爲趙孺人墓誌跋中先生少儉儻性
頗疎達能書作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兼工顧曲嘗闢入
優伶搬演雜劇以爲笑謔天啓辛酉揭曉之夕正演西
廂院本賀者在門猶不肯已至服其冠履以赴賓筵謁
主司人目爲狂他日渡鄱陽湖風濤大作夢龍神乞句
先生矢之曰吾一字一珠汝領恐不足以承也無何風

浪頓息此與澹臺子羽投壁事何異又妾某氏本出樂籍亦以殉死並詳查東山國壽錄及浙語皆先生軼事可補記傳所未備者蔣君名芝字秀三仁和人爲人敬業好脩少棄舉子業究洛閩之學故與人交雅尚朴誠先生有曾孫洪源者素相善將適楚貧不能治裝蔣君爲資遣之臨別以三卷授蔣君後客死於楚君爲保守至今亦未審先生尚有嗣續否也

題盧忠肅公像後

始予觀明史見公早歲屢建奇功受思陵特達之知至三賜尚方劍督七省師長城萬里威震中外意公雖以

名進士起家其狀貌必魁碩雄武故三十登壇爲衆所尊服旣得公遺集讀之所爲文章大抵多清醇溫厚原本六經而出入騷雅又疑公蓋翩翩一儒者也及覽楊公廷麟所爲公傳具述公自受節鉞督師馳騁邊疆介馬枕戈殆無虛日常與士卒同甘苦晝則親冒矢石夜臥馬通中以待旦至于雙足毒淫兩髀無肉自言托馬足以爲命又不禁喟然而歎以爲當此之時雖有金石之幹且不堪其勞苦而謂一弱書生任之乎比來桃溪過公故居瞻公遺像則秀眉疎目恂恂如也噫公誠儒將哉昔人稱張良狀類好女子陳平美如冠玉斯言要

非盡誣顧良平遭漢祖方興言從計用各樹奇猷以成
百代之名公生丁末運又見忌宵小內訌外促至於慟
哭呼天肝腦塗地惟以一死報國於戲何其重不幸也
雖然遇與否時也成與敗天也使思陵不爲奸邪所蔽
壹意任公俾得展其雄略以建殊勲則公之像雖躋之
雲臺凌烟之列可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公裔孫華屬爲一言惟昔歐陽文忠見
王鐵槍像猶爲完理肅拜謂識其面目則不忍其磨滅
而況於公平乎謹沐手而識之

書黃石齋先生游梁鋒二山賦後

右黃石齋先生手書游梁鋒二山賦并序檇李朱氏舊藏也從孫敦與得以示予驚爲奇跡惜軼其後歟然先賢遺墨使人望而肅敬正不繫歟之有無也先生手跡予所藏有榕壇問業一期亦闕其尾又見有孝經贊義乃在請室中書畫則有異松卷乃先生寫以自壽者此二跡本周芑兮大令物今歸鮑文學以文其他寓目尚多惟此賦瑰奇駿邁超超有凌雲氣屈子遠游而後罕有其匹至運腕之奇峭又足與相副敦與其什襲寶諸無使爲挂壁梭也

祝開美先生臨終詩跋

予昨歲曾摹錢唐王節愍公小像及臨終遺誥勒石西湖今年以錫山廉使所纂徐忠懿公墓碑寄於妙果山麓之真聖殿頃復得見鄉先輩月隱祝先生生成仁絕筆凡此三忠並爲浙汜所推慕從茲益可昭揭日星垂諸久遠而斯跡尚其後賢世守彌復可敬妙果去祝子居僅一牛鳴地他日當借此跡摹勒於忠懿碑側以爲雙忠合璧未審得踐斯志否也時嘉慶辛酉初秋日

錢開少先生十年堂詩選跋

明潤州錢開少先生邦芭十年堂集不見於諸家簿錄黃氏千頃堂書目亦未載此舊鈔本爲予友陳仲魚孝

廉得自吳中古香可愛凡上下二卷上卷古歌詞十五
首琴操十七首三言詩四首四言詩二十二首騷八首
樂府六十二首五言古詩一百二十八首下卷七言古
詩五十七首七言排律八首五言律詩六十八首七言
律詩一百十三首五言絕句六十四首六言絕句二十
三首七言絕句五十五首通計古近體歌詩六百四十
四首詩餘十一首卷首題十年堂集選疑全集尚不止
此編中歸田詩共十八首而明詩綜止錄一首豈竹垞
并此選亦未見邪予旣錄其佳者於拜經樓續詩話復
補其名於千頃堂書目俾後之留心宋遺民錄者得以

攷焉

棗林雜俎跋

談孺木先生海昌外志及棗林外索插架並有之惟棗林雜俎未寓目今冬吾家庭瑞搆得陳氏漱六閣舊鈔本分智仁聖義忠和六帙間有目存而文闕載者首列崇禎甲申九月高宏圖序於白門公署蓋是時膠州方入閣也孺木自跋謂舊稿二帙高相國序之後歲有增定則此當屬後來增定之本其總目有逸典科牘先正流聞藝簣彤管技餘土司空元炯鑒緯侯名勝營建器用榮植蹟動幽冥娛異鼓贅凡一十八類先生所著尚

有史論國權東林文集北游集晉游集等今皆不可得
見此編非特可資博聞且有俾於朝章國故與顧亭林
日知錄郡國利病等並士林不可少之書惜流傳甚少
爰題數語於卷後先生生平最受知於膠州相國相國
臨死以公子託先生舉之渡江得免於越東之難可謂
不負死友而黎洲作墓表未載爰附及之

張楊園先生書綠雪亭雜言題後

宋高宗宮人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
思鄉否曰思遣中貴送還隴山若充此心以念二帝之
穹廬毳帳則必能寢苦嘗膽而靖康之恥雪矣後數年

有使臣過隴山遇鸚鵡問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
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當時臣子皆有鸚鵡悲鳴之
志則必能枕戈待旦而梓宮還矣云 騫按放鸚鵡事
一見於開元天寶遺事乃明皇事再見於建康實錄以
爲宋徽宗有使臣郭浩作詩所謂傷心不忍聽鸚鵡猶
向枝頭問上皇者也此跋据敖英綠雪亭雜言又以爲
高宗大抵皆好事者傳會以諷當日之君臣爲多耳爾
時秦隴之地已沒於金使者亦何由而過之乎因讀楊
園先生未刻稿漫記於此

敬業堂文集跋

鄉先輩查初白內翰敬業堂詩正續集流布海宇攻韻
語者莫不家置一編獨文集未經授梓故傳本尤少予
昔於倪敏修大令六十四研齋見之未及借鈔時往來
於心今春偶過吾友選岩張君南曲舊業出此見眎欣
然若遇故人因假歸傳錄此編不知何人所輯亦未有
序目卷次鈔方竟適沈呂璜孝廉遺王勇濤懷古吟又
得初白翁一序乃編中所未有知其遺文之放失者多
矣卽別錄一通寄選岩附益編後選岩博雅嗜古家藏
初白手跡尤多嘗欲料理敬業遺書以繼尊甫芷齋先
生刊初白菴詩評之志苟其事成不誠世濟其美者哉

或云此編乃先生猶子學所輯

蟲獲軒筆記跋

右蟲獲軒筆記鄉先輩張誠之先生所著誠之名爲儒
侍御曾裕孫長於學問尤篤意經術是編皆記其朝夕
讀書所得并陰晴寒暑旁及應酬時事排日而記之其
書斷始於乾隆戊午十二月訖於庚申五月予從其從
孫謨借得與兄子昂駒共讀之誠之於學矻矻窮年卽
此已可見其實有心得非掠影附聲之比其待軒先生
後一人生平著述甚夥惜多散佚不傳予錄存者尚有
所評沈耿岩十三經文鈔不下數十萬言尤多卓論安

得好事者合訂而授之剞劂以存張氏之絕學乎昂駒
取筆記之尤精者摘錄於篇遂爲之跋

張芭堂祿里山廬墓圖題辭

廬墓圖何爲而作也蓋孝子不忍須臾忘其親故爲之
以致意焉爾志有之父兮母兮不可畱木搜搜人子憂
二泉邵先生曰親生之日不再得卽死之日亦不可復
得也蒙更爲續之曰親沒之日不再得卽葬之日亦不
可復得也嗚呼痛哉古之廬於墓者期或以時或以歲
原孝子之心未嘗不欲終身以之而事有所斷制竊觀
吾友張君芭堂之於其親一何情之摯而思之篤乎君

早失怙恃嘗賦九思以志惘家貧力營窀穸得爽塏於
祿里山之陽奉安先人體魄逮畢封廬於墓側昕夕號
慕感惻路人旣而屬語水方處士寫廬墓圖裴爲長卷
藏諸篋衍出入必與俱遇故交執友則出而眎之拜且
指曰某原也余先人之所宅也今霜露幾降矣某樹也
余小子所手植今本枝若干尺矣敢丐一言以慰地下
之靈不覺其聲與淚迸得人片言則欣欣然而喜雖不
肖如某者亦未嘗不畱意焉嗟嗟若芑堂之爲人殆古
所稱純孝者非耶甘露瑞草靈禽馴獸昔之以廬墓感
召者史不絕書張氏之祥吾將以斯圖爲左券矣爰爲

述其厓略而係之以詩曰鯨里之山兮旣深且閒中有
佳城兮鬱鬱芊芊松楸託於丹青兮姓氏范於埏甄哀
夫人之永慕兮可以廢蓼莪之篇

李東陽論

東陽在武宗時與劉健謝遷並以建言著直聲及劉瑾
入司禮劉謝卽日辭位東陽獨不去健等瀕行東陽祖
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日去
矣東陽嘿然後世論者皆以是爲東陽病或又謂東陽
當羣小亂政之時含垢忍恥調劑朝廷保全善類得易
君子丈夫獨行遇雨若濡而愠无咎之義此又不然竊

謂君子之進退故宜從容審度不可隨亦不可激使東陽聞健之言卽憤然亦挂冠以去何異於東漢黨錮諸人專尚意氣徇僚友之私而不顧朝局亦非純臣之心故姑畱以觀上意所謂遲遲去魯設武宗見劉謝之去稍稍感悟而信任東陽斥退闖豎復召忠正則事猶可爲乃姦邪日熾東陽仍透蛇不去甘屈辱於劉瑾周旋于芳綵之間何哉嘗觀王文恪公震澤紀聞云瑾初不悅東陽出其所修纂要示朝臣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謀之焦芳張綵爲納欵於瑾自是一意奉瑾每四方奏疏必令堂後官抱問於瑾得其旨然後下筆於是瑾

大悅瑾每有疏入東陽輒爲優答最後有曰且將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鑒去東陽自若瑾敗東陽亦自若於是始不爲時論所容御史張芹劾之曰使逆瑾事成則禪位之詔當出諸懷中矣又讀李文正墓志云大抵李公在內閣幾二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一切阿奉又何救正之有哉其作瑾碑立齊化門外自比劇秦美新及瑾敗乃先首實謂瑾傳旨使爲之則又欺之甚矣震澤所記要非盡出於讐言也

譜論

氏族之重莫過於唐世凡高門鉅閥之譜或登於朝或上於史館迄五季俶擾譜牒散亂陵夷而至於等夷莫辨清濁混淆或攀援顯達以相誇耀所謂遙遙華胄之弊大都不免有宋歐蘇二公之譜出世翕然推之至於今猶奉爲準則顧予嘗讀歐陽公族譜圖而竊不能無惑者族譜圖曰涿郡太守亾其名其夫人楚春申君之女生子睦睦娶陳氏生子欽欽娶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未著字疑容卽儒林傳所稱歐陽生字和伯容述興並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述興無攷容娶夏侯氏生子巨巨娶戴德之女生子遠遠娶倪寬之女

生子高高娶孔安國之女云、據此是歐陽生之曾祖
母爲春申君之女乃自來史傳所未載可爲儒林之光
者也且累世所娶皆漢儒林傳中人女又按倪寬傳寬
事歐陽生又受業孔安國是生與安國之齒相去當不
甚懸果容而卽和伯安得下至曾孫而始娶其女况安
國傳言早世復焉得如許少女乎凡此皆可疑者而歐
公但據舊譜亦不之深辨然則不蔓不支舉其所可知
而闕其所不知最得春秋謹嚴之法者其惟明允先生
之譜乎

愚谷文存卷之六